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舒 婷★宗 璞★浩 然



红豆

入选《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作品丛书

红豆

★舒 婷★宗 璞★浩 然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红豆
作者	舒婷、宗璞、浩然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本 8.875 印张 210 000 字
版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562-8/I·238
定价	7.10 元

目 录

舒婷

自传.....	1
无题.....	3
回答.....	5
你不回头.....	6
秋天的情绪.....	8
情话·情书·情人.....	9
源源本本	13
你见过这个小男孩吗	16
一朵小花	19
洁白的祝福	22
小桥流水人家	26
梅在那山	30
心烟	34
斗酒不过三杯	40
民食天地	43
笔下囚投诉	50

年夜钟声	57
窄巷·活弦	62
生活·书籍与诗	65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74
不要玩熟我们手中的鸟	82
神启	85
答某文学院问	88
舒婷主要作品目录	90

宗璞

自传	91
红豆	96
心祭	128
鲁鲁	141
蜗居	155
紫藤萝瀑布	165
哭小弟	167
好一朵木槿花	173
童话三题	176
宗璞主要作品目录	187

浩然

根——文学简历自述	188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	195
浩然主要作品目录	276

舒婷

自 传

舒婷，原名龚佩瑜，祖籍泉州。1952年农历4月25日出生于漳州石码镇。1957年父亲被错划分配山区，五岁随母亲住在厦门，长期寄养在外婆家。1964年就读厦门一中，只念一年多就遇上文革，狂热半年成为逍遥派，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1969年上山下乡闽西太拔公社，边劳动边开始写作，大量记日记、随笔并与朋友通信，开始有些诗作在知青中流传。离开山区前把厚厚几本日记全烧了，返厦后当过八年工人：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等。1978年在民间刊物《今天》创刊号发表《致橡树》，1979年4月号《诗刊》给予转载，该诗成为写作十年来第一首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诗作发表在其它报刊引起很大争议。为此《福建文学》自1980年第2期起围绕其诗作展开长达11个月的讨论，遂成为大陆朦胧诗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0年底调到福建省文联。1985年应邀参加西德地平线艺术节，同时顺访法国；1986年应邀去美国举行个人作品朗诵会两个月，并参加洛杉矶“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谈”；1987年应邀参加意大利蒙代罗国际文学发奖仪式及研讨会；1988年应邀参加荷兰鹿特丹第十九届国际诗歌节，并应英中文化友协邀请顺访

英国；1990年应邀参加印度举行的纪念尼赫鲁诞辰100周年的国际诗歌节。1992年应美国诗人学会邀请，第二次访美。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获1976—1979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198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获全国第一届新诗优秀诗集奖。其他主要作品出版依次是：《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会唱歌的鸢尾花》（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始祖鸟》（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年）；散文集《心烟》（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自在人间》（鹭江出版社 1992年）。

在国外出版个人单行译本五种、与别人合集二种。散译为外文的还有瑞典、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南朝鲜、缅甸等十几个国家。

1985年和1986年，由《拉萨晚报》和《星星》诗刊分别发起的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名青年诗人的读者投票选举中，两度入选。

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福建作协分会副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

无 题

一

一只小鸟，落在窗前的柴扉上。它也斜着眼睛，偏过脑袋，时时扑拉双翅，向我唱了又唱。

是告诉我颶风过后覆巢的忧伤？告诉我道路逐渐干燥，而且已走过一位捉蜻蜓的小姑娘？还是告诉我遥远的雾水、遥远的村庄？

我听不懂另一个国度的语言。

于是，我拿出我的本子，握紧拳头，涨红了脸，朗读起我的诗行：灯笼花；礁石上的月光；映在宝蓝色天幕上那尖顶与圆顶的楼房……

我寻觅那小鸟，它已不知去向。

我这才明白：在那最好的时刻，我们只该默默相望。

二

还是那只鸟。

它不是已经飞走了吗？

可是，晨间在林荫道上，它颤悠悠的啼声洒下，如含着露水的清亮的阳光；傍晚它在我头上做花样飞行，像热恋中的少女经过心上人面前那么轻盈、自信。

夜里，不知在什么地方（也许就躲在玉兰树上），它芬芳的歌声像无数小蒲公英，轻轻降落在我的梦中。

我醒来时想：我们把它叫做飞鸟的东西，更像一种无所不在的欢乐。

三

我摆好纸和笔，做出诗人的模样。

我的心是捕鸟机，就安放在柴扉上。

早晨像无猜疑的孩子蹦蹦跳跳过去了；日午喘着气，不情愿地挨过了；傍晚时分，我哭了。因为那柴扉上，除了枯萎的白玫瑰，什么也没有。

突然，在我心灵深处，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人人的心，都可能成为一只神奇的八音鸟吗？）。我们把它叫做欢乐的东西，也像飞鸟一样有自己的性格。

回 答

我相信我们在另一个世界见过面。

是一对同在屋檐下躲避风暴的小鸟？是两朵在车辙中幸存的蒲公英？我记起我是古老的大地，簪着黎明的珠花；你是年轻的天空俯身就我，垂下意义无限的眼睛。

一戴上假面，我们不敢相认。

我相信我们还有其他未泄露的姓名。

你是梦，我是睡眠；你是巍峨的冰峰，我是苍莽的草原；你是躺在受辱的土地上的不屈的弗拉基米尔路，我是路旁履着绿苔的一汪清泉。

在我们以颜色划分的时候，我们彼此不信任。

我相信我们都通晓一种语言。

花钟喑哑的铃声，殒星没写完的诗，日光和水波交换的眼色，以及录音带所无法窃听的——霞光嫣红的远方给予你我的暗示。

如果一定要说话，我无言以答。

1977年1月24日

你不回头

你的旅行车驶进太阳里，太阳五年不再回来。

风依然吹着小步舞曲。

将落日的光环挽在肩上，越来越庞然沉重的影子领我，慢慢回家。

经过你家的小巷口，石条路还是那么湿漉漉，不时从黑糊糊的门洞传出泼水声。一辆走过很长旅途的红色自行车，斜倚在广告牌前寻求休息，时髦女郎脸蛋脏兮兮地红笑着。锅铲刺耳地刮着铁锅，油烟和卤鸭的香味顺着一盏浊灯弥漫开来，夜摊上市了。

被遗弃的最后一抹余晖，还在犹豫，终于不胜悲哀地沿着水锈和苔斑的高墙游走，没有谁挽留。

三十年来，你从蹒跚学步到青春期白跑鞋的舞步终于走出了这条狭窄的小巷，走向一片开阔的港口。

你真的不回头吗？

呵，你不回头是因为小巷所洞悉的你的幻灭的往事你不愿带走？

你不回头是由于斑斓的霓虹灯旋开一圈圈“伦巴”、“探戈”，你天性无法接纳清一色的月光？

你不回头是由于危楼峰耸宛若一口口陷阱你宁可挺直脖子？

你不回头……

你不回头……

黄昏的记忆真是拥挤呀。

四月。太平岩。我们在泉水边。你衔着一根草茎，断断续续哼着一支《土拨鼠》，这是一支欢快、幽默的小曲子，它跟四月的阳光、鸟鸣、水声是那样和谐，但从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草丛里望过去，你双肘撑在地上，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盛满痛苦、柔情和怅惘。

我们都知道你，如脚边清澈的泉水，倏忽的鱼影，朗朗可见；我们无法知道你，藏匿于“黑箱”深处的凄楚，时时引吭为优雅的男高音。

因此我曾经请求：“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

现在没有人为我歌唱轻轻，即使满眼是泪，繁华大街，车水马龙，哪里寻一处林子，一片草地，在真挚与渠通的日光下失声痛哭？

这个黄昏是多么陌生啊！

秋天的情绪

因为是情绪，所以应是无迹可寻。

或许是缅怀一种逝去。在秋天里像叶子一样飘落的人和事？也可能是由于那飘落的人和事而感觉到秋意森然，又何必翻阅日历，是否已到秋分？

死亡固然辉煌，活着较之愈显凶险暗淡。但生命必有它无可推诿的承担，之重？之轻？皆义无反顾。《搜孤救孤》故事里那人说：“活下去难，引颈就义容易，兄弟，让我做这容易的，留下难的给你吧。”在这里，生和死才真像一把火。后人从最后一颗火星中读他们的微笑：死得慷慨无憾，活得悲壮怆然。

死亡的足音旁过，一阵震颤过后我们也常常感到解脱之后骤然的轻松，以及终极的美丽。如果真到了很远的地方，是否有快乐的声音传给你，我不知道。我料想，无论这里那里，快乐都是相对而言。

“美丽也是。”

我不惧怕死亡，但我不赞成试验。叶子飘落，就让它飘落吧，树脱去旧衣，它的根还紧紧抓住生之源，它的枝干依旧不屈不挠，即使在冬雪中。

日落方向嫣红如梦，我们终将向它驰去。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完成那最难的生之旅吧。

情话·情书·情人

情 话

曾经为诗，也曾经为文，似乎没有专门写过情话。总是认为，情到深处当是无话可说。

原在一条街上毗邻而居，儿时极封建，所以算不得青梅竹马。后来两人都迷诗，渐常来往，一坐竟谈至深夜。当然是他来我处，门窗八面洞开，以示光明磊落。所涉话题极广，皆有关文学，虽不刻意回避，却不在“情”字上闪烁。

直到两人都成了大男大女。

彼在校在职乃至亲朋之中，已不知多少次任掷来的绣球滴溜溜满地滚。为躲避这些多情的误伤，他的背越发佝了，脸乃木着。

那一天，我从三峡远游归来，连鼻子都晒脱了皮，一身路尘。见他经过我家园子那株老番石榴树走来，步子尚镇定如常待他推开房门，未及坐下，四目相对，已是了然。

于是，我将解了一半的行装扔地上，对他说：“好吧。”

过了一个月，我们结婚。

想想，真无趣也。试想重新来过，琢磨半天，恐怕仍说不出第三字来。

情 书

抽屉里存有不少老朋友的信，就是没有他的。他自己倒接到过不少情书，有两指宽袖珍版言简意赅的，也有四张满满意犹未尽的长篇，都被他不动声色退回去，不存。

我和他同住小岛，眼不见时咄声可闻，再说少年气盛，心事蓬勃均已入诗，不屑废话。逢文代会、座谈会什么的需赴省城，我和他也同是与会者。我们参差出门，长短回家。偶然撞在同一艘渡轮上，也是君立船头我坐船尾，分享一江水。决不联袂而行，七八年如此。

等那天对他说“好吧”，不久就结婚，忘记留过渡时间让甜蜜的情书插足。婚后倒是常常分离，信也密密厚厚紧追不舍。那一年我到了洛杉矶，他的信才迟到纽约。王渝知我挂着家信，征得我同意，拆开信口述。她在电话那头一边读一边捂口笑得咕叽咕叽，我在电话这头听得满眼是泪。此信其实是部“育儿百科”，诸如：每天给他洗澡；今天大便几次，什么颜色；昨日中午哄他吃了四片猪肝；不吃钙片奈何……通篇如此。

这类情书，本当盯着我的脚跟天涯海角去的，不过近来家中已有电话，逢外出，隔天打一次长途回家，劈头盖脸第一句话就问：“儿子考几分啦？”他还没回答，话筒就被儿子抢走。

情话不说，情书未写，已够愧对月老。丈夫还埋怨：连个情人也被儿子挤掉了！

情人

这个“情人”与丈夫无干。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读初二，每年照例要到郊区去帮忙秋收两星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同住这家贫农的长子刚18岁，矮墩结实，叫乌球。他在村口小黑板写通知时双臂大开大合，字极尽狂草。清晨他守在村口吹哨子，男女老少跑步列队点名，让他领着去上工，他自然是全劳力，被周围几个村的姑娘崇拜着。

只和他同吃。他是家中的领导阶层，村里的政治队长呗。我则是客人。我们离开后，由他爹、弟弟、妈妈、妹妹依顺上桌。

除了嘹亮地吹哨子，他的厚嘴唇发声极有限。都低头扒饭，偶尔筷子相交，都辣然脸红，差点扔下碗筷，后来，桌上总有我爱吃的海鲜，是乌球起早赶小海后所得。再后来，我回城去上课，他继续吹哨子。

他给我写信，要毛主席纪念章。接着进城运肥时，粪车上高高码着地瓜、包菜和花生，卸在我家院子小山一般。外婆只好分送四邻，又忙着留饭，装回面干、虾米和糖果，那时我14岁，还带红领巾，对他不胜其烦。吃饭决不夹他送的菜，放下筷子就回我的房间看小说。只有外婆送他到门口。外婆原是绸缎庄老板娘，对红通通不无敬意也有惧意，只有对我叹气。

不久我去插队，乌球的信仍不断，因为字迹过于独创性，乡村邮递员看不懂，存局待领。待了几次我偏不领，就不来了。他那时二十二岁，曾在信中说，村里他同年的伙伴都有两个孩子了。

过了十来年，我也结婚，和新郎去郊区采访，特意找到那

个村，居然找到乌球的家。

一对老人都很健朗，其实岁数不大。乌球的妻子也乌黑且精瘦，两个儿子已经比肩。乌球在田里。围观的村人指点说：这就是乌球那个城里学生仔嘛。

问长问短。

先介绍丈夫，丈夫嘴巴讷讷，穿一套下乡专用中山装，灰不溜秋的。村人觉得丈夫除了比较白皙之外，并不比乌球强多少，声音不觉洪亮许多。

又问我几个孩子了，我答三个女儿。我唉声叹气，偷偷给丈夫挤眼睛。大家一起振作精神安慰我：再生再生，第四个肯定是男孩。原上茶后就退到灶间的瘦女人立刻就走出来，自豪地喊她的两个儿子：“给姨端糖。”乌球的儿子果然文静有礼，叫人羡慕。

丈夫老实，看我仍为那不存在的三个女儿毫无愧色接受村人的抚慰，便提出告辞。

迎面碰上不少收工回来的壮年汉子，我戳指乱点，这个很像是，那个也有可能，丈夫恼了：“怎么都是你的老情人？”

答：“根本当初，我就没有见过他长什么样子嘛！”